

故城故人

一个陕北县城里的家族记忆

王馨◎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故城故人

一个陕北县城里的家族记忆



干鏊◎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SK16N06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城故人：一个陕北县城里的家族记忆 / 王馨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6.6

ISBN 978-7-5613-8553-1

I. ①故… II. ①王… III. ①家族—史料—清涧县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0902号

故城故人：一个陕北县城里的家族记忆

GUCHENG GUREN YIGE SHANBEI XIANCHENGLI DE JIAZU JIYI

王馨著

责任编辑	张旭升
责任校对	杨杰
封面设计	尚书堂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建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4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553-1
定 价	2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影响阅读，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7864 传真：(029) 85303879

目 录

那城那水那绵绵的雨	1
照片里的曾祖父	17
祖父和那些远逝的岁月	22
最后的乡绅	47
伊人如菊	70
若云在天边	94
天生逸云	107
寻找常瑞	131
鲲鹏不言	138
青鸾之远飞	145
传说中的蕴兰	154
贵儿与贵婿	159
白家姑父	167

向明的出逃	173
离离原上草	179
奶舅爷一家	184
榛子叔叔	190
哑巴六爷	195
隔壁高邻	200
操场上的老头儿	205
他们仨	216
吴家夫妇	228
后记	233

那城那水那绵绵的雨

城

我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小县城,那城叫“清涧”,两个水旁的汉字,有水,且清澈,深幽,很美。

城西有一座山,叫“笔架山”,山势略有起伏,可以歇驻几支大笔,山上松柏郁郁,山下曾有一座书院叫“笔峰书院”。

小城在唐贞观年间叫“宽州”。到北宋仁宗年间,大名鼎鼎的范仲淹来到这里戍边,为防御西夏入侵,他派大将种世衡在宽州故址筑起了一座月牙形的石头城。小城两山夹水,两岸石青,取名“青涧”。

金代这里设置青涧县,沿至明洪武年间,“青涧”改称“清涧”。

清涧是一座石头城,筑城材料取自当地最著名的特产,一种青色石头。这种石头属页岩,可以整块揭起来做建筑或生活用石材。有首流传甚广的陕北民谣这样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可见,这种青石板的名气之大。

小城的街道自然也是青石板铺就。一两寸厚的石板，承载着南来北往的车马，承载着小城的繁华，日子久了，石板会有断裂，城里的大户自会出资修补。

石板街的最后一次大换修工程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有一年，一位叫石谦的军人驻防清涧，他后来因为参与领导清涧起义而被载入了史册。但在民间，他是因为重新铺设了小城的石板街而留下了名声。

在清涧，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用整块石板支起来的石桌石床。夏季的时候，白天，一家人围坐一起吃饭；晚上，铺张凉席躺着纳凉、看星星；闲暇时，支根扁担就是乒乓球桌。早些年，一般在清涧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会打乒乓球。

城里的人家集中居住在北关、南坪、东街和寨山，城西便是那条河了，河西便是笔架山。

乾隆十七年(1752)，知县吴其琰为县志作序：“顾其地，万山环抱，民皆沟居涧饮，不通商贩，所恃者力田。……幸而弦诵遍野，就县试者千二百余人，沿边诸邑，文风首推清涧，明以来登甲乙榜者不绝。”

简洁的文字描绘出一个虽然偏僻封闭却有着深厚耕读传统的小县。一个当时五万余人口的小县，其中成年男丁只有不足两万人，能有一千二百多人参加县试，可见其教育普及程度。

一直到上世纪中期，清涧全县人口也不过二十万左右，县城的老居民是可以掰着手指头数过来的。

进了北门，先是王大老爷的宅第。这是一处民国初年的建筑，坐落在高高的石头坡上，他家在清末出过翰林也出过留洋生，所以设计很有特色，几进门楼都是中西合璧，典型的民国风格，看上去很洋气。他家的后代于上世纪中期已经迁居海外，只有一个衣着整洁的老太太无声无息地出没在拐角处的小屋里，据说是大老爷的孙媳妇，留下来看家的。其他的房屋，被收归公有，住了一些外姓杂户。头进院子还开办了一家集体企业，是由街道的妇女组成的一家小型丝绸厂。进得大门，石板路两边排着两溜黑色的大瓮，盛着染丝的颜色，院子上方挂着红红绿绿的丝线和丝织品。有段时间，院子里还办了一家鞭炮厂。

我们是同宗。王家迁至小城已有十几代人，祖屋就在城东的寨山上，共七个大院，错落分布于各处。在科举时代，王家曾有一条规矩，子弟没有功名不入家谱，所以人人读书，家业日兴，人称“寨山王家”，在周边名气很大。寨山王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集体定了一个地主成分，族谱被烧毁，已经无从寻根。

县衙也设在寨山上，山上开阔处还屯了官田。

紧挨着大老爷家的是县城另一个有名的惠姓富户。他家的老爷曾当过国民党警察局长，当年共产党打进小城时，编了一首流传甚广的民谣：进得清涧城，先捉惠华亭……

当年这些人家大多选择了逃离故土，不过，时间证明，他们也不是什么恶霸地主，只是普通的开明富绅，在民间都有积德行善的好口碑。

城里的师家和马家几代经营熟食，配方有家传，做事也厚道，到民国年间也都成为小城里的殷实人家。

小城居民的饮食习惯与周边县邑没有大的区别，以各色面食为主，当地豆类齐全，以豆类做粥、做汤、做面食也是一大特色。比如钱钱饭，是把黄豆、黑豆用碾子碾成薄似铜钱的小圆片，加入小米、高粱米和其他豆类，用水煮成的一种稀饭。

清代一位叫郭文煊的曾写《清涧竹枝词》：山城八月已霜天，满目萧条草舍烟。会看街头三日集，儿童争卖饭钱钱。

就此诗看，小城三日一集市的规矩已经有些历史了，并且一直沿袭至今。

小城最特别也最著名的一种小吃是煎饼，因为与各地的煎饼不同，所以被人冠名“清涧煎饼”。

煎饼还是老白家的好，那是祖传。他家是我们的邻居，小时候常去看白家奶奶摊煎饼，那双手非常灵巧，一只小竹片一旋转，铁制的鏊子上便绽开了一张圆圆的洁白的薄饼。煎饼的原料是当地出产的荞麦，先磨成粳子，再人工揉制成汁，最后才上鏊子摊成煎饼。刚摊出的两张煎饼要趁热合成一张，这样每一张煎饼的两面

便都有烙花,才能挂住汤汁,才更有味道。汤汁的调制非常关键,虽然用的都是蒜末、姜汁、醋和凉开水,但调出来的味道却不一样。

只有老白家是最正宗的,那汤汁,哪个吃煎饼的人都得喝几碗。

小城的方言与周边县邑相差甚远,不出百里,已经语言不通。汉语拼音中发 j、q、x 音的字词,小城人统统读作 z、c、s, nǚ(女)、lǚ(吕)、yǔ(雨)三个音,在小城的方言里是完全相同的音,而且是今天的汉语拼音已经无法标注的古入声。这样与陕北周边县邑完全不同的发音规律,与江苏某些地区倒有惊人的相似。

邻县人常用清涧方言编些趣话。比如“洗脸”,清涧人说“思礼”,大家便开玩笑问:“你死不死呀?”(你洗不洗呀。)

而“煎饼”二字,小城的人读作“几笔”,后一个字读平声,总是拉了长长的尾音,别有一番韵味,一般外地的人怎么能猜得出这其中的含义呢。

无论是盛夏的夜晚,围在院子石床上乘凉的人们还没散去,还是在腊月天的大雪夜里,一家人围着火炉话家常的时候,你都会听到小街的远处传来清亮的叫卖声:“几笔——”,余音不绝,装饰着小城的静夜。

你只要应一声,很快便有左臂挎篮右手提罐的小贩进门。他蹲在地上,先从盖着干净白纱布的竹篮里取出小碗和已经卷好豆

腐干的煎饼,再用一只笨笨的木勺从那只黑色的瓷罐里舀出浅茶色的汤汁来……

那才是小城独有的风景。

水

县城的城墙外环绕着一条清澈的河流。说它清澈,决不是说它具有一般意义上的透明的水质,而是说它是一条一眼望去有着蓝盈盈光泽的河流,因为它的河床是整块光滑的青色石头。

这条河古称潏水。三千年前,周穆王西征路经此地,爱河水清澈且甘甜,曾取水痛饮(《穆天子传》:己酉,天子饮于潏水之上)。想必其时河水汤汤,草木葱茏,是一个温暖且湿润的所在,所以才有“潏水”之名。

酈道元在《水经注》中写道:潏水,俗谓之秀延水。从明朝开始,民间直接称之为“清涧河”。清涧河发源于清涧西北邻县子长,流经清涧,在清涧西南的延川县注入黄河,全长只有一百六十八公里。清涧人唤它“大河”,是因为小城还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这条河在县城的南门口汇入清涧河,两条河呈“T”字形分布,把一个本来就小的县城隔成几块。这条支流绢细一些,故被称作“小河”。

两条河里都长着茂盛的水藻,长长的,柔柔的,随着波光粼粼

的流水飘动，像绿色的绸子，像女人的长发，我们叫它“蛤蟆泥”。水藻里藏着各种各样小小的水生物，只要用手轻轻一拨，便会有受惊的小蝌蚪小青蛙游出来。

小蝌蚪是孩子的小玩意儿。清涧河里没有鱼，那时候鱼是不多见的稀罕物。但清浅的河里到处都是摆着小尾巴的蝌蚪，我们都养过蝌蚪，也都玩过在沉积了一层黄泥的河滩筑水坝修城堡的游戏。在河边开挖一条小水渠，把水引到几米外的河滩，再圈起一个小水坝，捉很多蝌蚪放进去养着玩。或者在玻璃瓶里养几条放在家里，看着它们慢慢长出两条腿，再长出两条腿，而小尾巴则从长到短直至完全消失，终于有一天，小蝌蚪变成了不只会游泳还会跳远的青蛙。很多孩子还能辨别不同种类的蝌蚪。

那时候孩子的玩具不在商店里，而是要自己去寻找去制造的。河里还有一样可以玩的宝贝，就是那些光滑的五颜六色的卵石。每个孩子都会去捡漂亮的石头，颜色亮丽的，形状特别的，有各种花纹和图案的，捡回来浸在水盆里，比比看哪一枚更漂亮。这些被当作收藏的石头，经常会被新的更漂亮的石头替代。孩子们都会在家里藏一些自己喜欢的、经过无数次筛选留下来的石头。节假日里，那些从外地回来的亲戚，也会跟着小孩子到河里捡几枚石头带走，说是要点缀鱼缸或盆景。

小城的街上，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小水房，每个小水房都有一个专门放水的人，大家都在水房前排队挑水。冬天，没有取暖设备

的水房温度太低,水管被冻住了,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到河里挑水吃。河面已经结了厚厚的冰,大家就想办法凿开一个比水桶直径略大的圆形的冰窟窿,用扁担的铁钩子钩着水桶,从冰窟窿里打水。

而在不远处,孩子们正三三两两地比赛滑冰车。冰车是父母帮着动手做的,一个一尺见方的小木筏,下面嵌着两根平行的钢锯条,靠着金属与冰面的摩擦力可以快速前进,这是北方孩子最常见的一种冰上运动。小孩子或坐或蹲在冰车上,双手各握着一根铁杵,只需在冰面一点,就可以飞速地向前滑行。也有年长一些的,穿着冰鞋,弓着腰,背着手,优美的姿势像是掠过冰面的鸟儿。有一年冬天,这条河上还举办过一场地区级的冰球赛,热闹的场景至今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一年中只有正月初一是禁忌挑河水的,因为这一天河里的龙要出来,人们都要回避。如果有人去挑水,就可能把龙挑回家里。据说有人不信老人的话,坏了这条规矩,果然大年初一的晚上,一家人熟睡到半夜的时候,那条龙就从水瓮里出来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结果当然是这家人被折腾了个够。

围绕这条河,还有一个古老的风俗。五月端午节的清晨,每个人都要到河里汲水洗脸,而且,在洗脸之前绝不可开口讲话。所以,这一天早上,虽然家家户户厨房的大锅里都是煮了一个晚上的

粽子,粽叶的清香已经弥漫了整个小城,但没有人先去尝一个解馋。年轻的挑着桶,年少的提着壶,男女老少都拎着洗脸巾,一个个神情严肃地往河边赶。有早早就洗过了的,已经一手挟着从河对岸采来的艾蒿、一手提着水回来了,便要逗着正往河边走的人说话。那赶着去洗脸的人紧紧抿着嘴巴,像不认识对方似的,埋着头快步走了。常有已经洗过脸的小孩子,专门守在路边等着逗小伙伴说话。在端午节的大清早,看着一个个硬憋着不言不语甚至也不敢笑的大人小孩,真是特别有意思的事。等洗了脸,采了艾,然后,粽子端出来了,一家人才大声说笑起来。

开春后,树枝才泛青,河水刚不冰手,就有人到河里洗衣服了。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不论午后还是傍晚,河里除了流水的叮咚声,就是女人的欢笑声。孩子放学回来了,问母亲在哪儿,听到的回答总是“去河里洗衣服了”。偶尔也会发洪水,人们就等着,相互询问“河开了吗?”最多不过三五天,河水就澄清了。也有人等不到河开,就端着脸盆提着篮子到小河里洗衣服了。

好像是专为沿河人家而来的,清涧河的河床,一截宽一截窄。宽处河水清浅,卵石裸露,方便浣衣;窄处河水深幽,河底平坦,适宜游泳。因为门口有一条蓝色河床的河流,清涧城的人多半会游泳。

在河床宽的地方,水流缓缓,水底铺满了大小五颜六色的卵石,随便找块光滑的大石头坐下,再找块平整的薄石片当搓衣

板,就可以洗衣服了。如果怕正午的太阳太毒,就去早一点,占一个阴凉的位置。要知道,清涧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是一条从岩石上流过的河流,它日复一日温柔地凿开了坚硬的岩石,下切到深深的河床,于是,两岸青青的岩石半包着河水,形成天然的屏障,可以遮阳。坐在阴凉的石岸下,赤脚浸在水里,河水痒痒地缠绕着小腿,真是一件惬意的事。夏天里,有些女人天天都要寻几件衣裳去河里洗,或者是想跟邻居姐妹拉家常,或者是在家里生了闲气,到河里洗洗头发,吹吹凉风,想想心事,散散心。

如果是傍晚去,天色暗了,河上凉快了,河里人少了,很恬静。听着流水和卵石击打出“叮叮咚咚”琴声一般的乐曲,还有偶尔的蛙鸣,真是美妙。在有月光的晚上,一个女人伏在河边洗衣,不时抬起一只纤细的手,拢拢散在额前的头发,河水和卵石都在那里闪闪烁烁,像是一河的宝石,那不是画,而是一首诗。

几十米的浅滩过去,又是一段较窄的河床,齐胸深的水,坚实的青石河底,像是天然的游泳池。一般是母亲在那边洗衣服,孩子在这边耍水,过一会儿,那边就有人喊一声,这边也有孩子应一声,喊的人就放心了,继续在青石板上搓洗着。

女孩子长到五六岁就会自己去河里洗小件的衣物了。记得刚开始洗衣服时,是在祖母或母亲的身旁,找一块小的光滑的石头坐下来,打很多的肥皂,狠劲洗自己的小手帕。再后来就搜罗了家人的小衣袜子,端着小脸盆,借着洗衣的缘故,跟着小姐妹去深处耍

水。谁也没有泳衣，都穿着随身的小背心短裤，小姑娘站在石岸上，就像站在跳台上，捻着鼻子，“咚”一声扑进水里，像条鱼一样滑溜溜地游开了。

清涧方言把游泳叫“打澡戏”，蛙泳是“钻石岸”，仰泳是“打背水”。邻居或同学里有很多身手好的，样样都会。我因为体质差，运动方面总是落在小伙伴的后面，即便这样，也常常跟着大点儿的孩子玩，排球、羽毛球、乒乓球，还有游泳，都会一点儿，如果打比赛，还可以做个替补的角色。

常常是女孩在这边玩，男孩在几十米开外的另一个深水处玩，互相能看得到，但不会认出人来。

那时候已经懂得怕羞，从水里出来是要换干衣服的，那隐蔽的凹进去的石岸，就是我们的更衣室。即便距河岸十来米就是大路，大路上人来人往，躲在石岸下的小姑娘也是绝对安全的。她们一边换衣裳一边还在叽叽喳喳地争吵。

耍水也不是小孩儿的特权。到了晚上，累了一天的大人们歇息了下来，他们坐在院子的石床上一边乘凉一边聊天，女人互相询问着：咱们也去河里洗洗？男人便抢着应：那我们也去，你们在上游，我们在下游，给你们照个怕，壮个胆。于是出门喊一声，街坊邻居男男女女十几二十个就相约着一起下河里了。

一般上到中学的女孩儿，就不会大白天耍水了，只有在晚上的

时候,跟着母亲或姑姑婶婶到河里撒撒野。晚上玩也有特别有趣的事,在夜晚的水里,皮肤特别白净的女人,会比白天更耀眼,大家会戏称这是一个二百五的大灯泡,照得满河亮。常常正在互相打趣,一辆汽车开着大灯从岸边公路上驶过,河里一下子明晃晃的,女人顿时尖叫着一齐钻到了水下……

雨

黎明时分,被嘈嘈切切的雨声吵醒了。那雨滴,敲打着瓦檐,密密的,脆脆的,像无数的珠子落下来。瓦片的凹槽处,帘子似的房檐水倾泻下来,不时地溅在倒扣在石床上的铁皮水桶上,叮叮咚咚,于是,我便很倦怠很温柔地醒来了。

这是童年的某一个下雨的早晨。

也许是年龄的缘故吧,近来,我常常有幻听的情况发生。早上,半睡半醒的时候,会听到清晰的雨声,甚至能感觉到那种湿润的新鲜的味道。拉开窗帘,看到的却是白朗朗的天、干梆梆的地,便要暗暗叹一口气。

那天,父亲在电话中说,家里的几间老房子又漏雨了,等天晴了,得请人彻底翻修房顶,把旧的瓦片房顶换成混凝土楼板。这么多年来,每到秋天,我总在担心家里的老房子。几乎每年的雨季,老房子都要漏雨,已经重铺过几次房瓦了,都没有大的改善。